

蕭伯納與宋慶齡

(本文插圖刊第3、91頁)

●徐天淦

多彩多姿傳奇人物

幽默大作家蕭伯納性格複雜，思想多端，是一位多采多姿的傳奇人物。一九三三年二月七十七歲的蕭伯納環遊世界之旅，自香港抵上海，受到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的厚禮相待，宋慶齡親自登輪拜訪，和蕭伯納共進早餐，蕭伯納也特別恭維宋慶齡，他說來到上海，祇想一晤孫夫人宋女士。宋慶齡在上海自宅設宴款待，中國名人蔡元培、楊杏佛、林語堂、魯迅等應邀作陪，藝術家、作家梅蘭芳、葉恭綽、邵洵美都會和他晤面歡談，情況熱烈。蕭伯納說錯了一句話：「在中國及東方，苦無文化可言。」因此北平學術界對蕭伯納往後到訪，抱持冷淡態度。茲就蕭伯納傳奇故事略述如後。

詩人魅力開了眼界

那是一八八二年的事情：在一次演講會上，有個長滿絡腮鬚、瘦長身材的青年人大膽地跳到台上，雖略帶羞怯但還是勇敢地宣講「以土地國有化來消除貧困」這一題目。不多一會，聽眾

席上的一位社會民主黨人站了起來，用滑稽的口吻說：「年輕人，你讀過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嗎？……沒有，那好……你最好是先去看一看《資本論》，再來談社會主義吧。」

這個小伙子就是蕭伯納。在此之後，他真正的把《資本論》找來讀了。嚴寒的冬季，在沒有生火爐的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裏（由於煤炭工人的罷工，倫敦的公共設施大多沒有取暖用的煤炭），蕭伯納一邊讀着，一邊喃喃自語：「真是一個巨人，今天我才發現我自己……」

這一年的九月，蕭伯納曾聽過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亨利·喬治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講，深受啟發。隨後，他開始了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。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揭露和批判，則給予蕭伯納思想的發展以很大的影響。

後來，他在一篇演說中，把地主和資本家稱為盜賊，說他們吮吸無產者的血汗，並把無產者釘在十字架上。他宣稱：「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。」然而，一八八四年他却參加了代表中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組織《費邊社》，並成為該社的主要骨幹。在以後的數十年內，他始終是該社的

一名積極的宣傳家。當然，在《費邊社》的主要活動家中，蕭伯納是唯一早年嘗受過失業滋味的窮漢，因此與其他主要成員也就有所區別。作為一個曾身受英帝國主義殖民奴役的愛爾蘭青年，他抱着立志改革不合理社會的激情，並認為馬克思要比亨利·喬治高明得多。

蕭伯納參加了大量的社會活動，並寫了許多有關社會問題的文章和小冊子，這一切都為他後來的戲劇創作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。

由於生活所迫，蕭伯納十四歲時不得不輟學，並進入都柏林一家地產公司當學徒。根據工作需要，他經常出入於貧民窟，這種生活為他日後的戲劇創作積累了不少素材。

一八七六年，二十歲的蕭伯納離開了貧困的家鄉，到倫敦去謀生。他帶着對新生活的希望，多麼想能在這個「世界都會」尋個職業，然而，現實生活却與他的美好願望相反，資本主義社會的冷酷、虛偽和奸詐，在這裏表現得淋漓盡致，而使他在長達九年的日子裏找不到適當的工作。生活是很艱難的，但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却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。

一位好心的朋友讓他給報紙寫些評論之類的文章。後來他又學着寫小說，經過幾次嘗試，都很不成功。雖然也發表了幾部，如《業餘社會主義者》、《不合理的姻緣》、《藝術家的戀愛》等，但均未引起人們的注意。

一八八八年，在一次社會主義者的集會上，蕭伯納認識了馬克思的女兒艾琳娜。艾琳娜邀他參加社會主義者組織的演劇活動，演的是挪威偉大的戲劇家易卜生的名作《玩偶之家》。蕭伯納在劇中扮演柯克斯泰一角。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易卜生的戲劇，並深深地為之吸引。他曾說：「一剎那間，這位偉大詩人的魔力打開了我的眼睛。」並認識到戲劇是「思想的工廠，良心的提示者，社會行爲的說明人，驅逐絕望和沉悶的武器，歌頌人類進步的廟堂」。

劇本出版聲名鵲起

九十年代初，蕭伯納應《星期六評論》周刊之邀主編戲劇評論欄，從此則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戲劇方面。他認真研究了易卜生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，發表了《易卜生主義的精華》一文，同時決心以易卜生為榜樣，改造當時英國日趨衰落的舞台。

一八九二年，蕭伯納發表了他的第一個劇本《餓夫的房產》。該劇以他在都柏林地產公司當收租員的經歷為背景，尖銳地指出有錢人的財富都是通過骯髒的途徑弄到手的。劇本發表後，立即引起了轟動。一八九三年，發表了《好速傳》，反映了易卜生主義、婚姻問題以及「新女性」

的爭論。隨後在一八九四年又寫了《華倫夫人的職業》。他把這三個劇本收入了《不愉快的戲劇集》。

《戲劇集》的出版使蕭伯納聲名大振。但他沒有陶醉在已取得的成就上，而是繼續不停地創作，先後又寫出了《康第達》、《武器與武士》、《支配命運的人》和《難於逆情》，並編入《愉快的戲劇集》。這一切就奠定了他在英國文壇上的地位。

獎金轉贈貧困作家

蕭伯納一生共創作了五十一個劇本。一九二五年，蕭伯納因其作品中「具有理想主義和人類精神，其令人激動的諷刺往往浸潤着獨特的詩意之美」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，但他只接受了名譽獎，而把八千英鎊的獎金轉贈給瑞典的貧困作家。

蕭伯納已成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了。許多人寫信給他，向他請教問題，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國著名的編導、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名譽院長黃佐臨先生。一九二六年，黃佐臨在英國讀大學一年級時，寫了《東西》和《中國榮》兩個小劇本。在學校演出後，很受歡迎。同學們認為這兩個小戲很有點蕭伯納的風格，就勸他把劇本寄給蕭伯納看看。黃佐臨抱着請教和試試看的心情，真的把劇本寄去了。沒過幾天，蕭伯納把劇本又寄回來了，並附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：

一個「易卜生」派是個門徒，不是個大師；

一個「蕭伯納」派是個門徒，不是個大師。

易卜生不是「易派」，他是易卜生；我不是「蕭派」，我是蕭伯納。如果小黃想有所成就，就切勿做門徒。他必須本着他的自我生命，獨創一格！

蕭伯納說的不做門徒、獨創一格這一教導，使年輕的黃佐臨極為感動，深深受到啓發，對他後來在戲劇事業方面取得的成就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買個戒指娶妻成家

作為一個已成名的戲劇家，蕭伯納總是被各種各樣的女性所包圍。有些崇拜他的人向他頻送秋波，有些演他的劇本的女演員與他來往密切，但蕭伯納在生活上是一個作風嚴謹的人，他與女性的交往很少超出友誼的範圍。

一八九六年，蕭伯納在四十歲時才建立家庭。他的妻子叫夏洛蒂·佩恩——湯森，她出身富豪，却是個女權主義者，提倡婦女解放、信仰「費邊式」的社會主義，是費邊社主要領導人希德里·威伯夫婦家中的常客。

夏洛蒂資助威伯夫婦創立倫敦經濟學校，並經威伯夫婦的介紹而結識不少費邊社的同志，其中也包括蕭伯納。一開始，她就對蕭伯納抱有好感，兩人常在威伯家裏促膝談心。

有一次，蕭伯納一連數日沒有來戚伯家，夏洛蒂總覺得像失落什麼東西似的，於是就決定去蕭伯納家看看。原來，蕭伯納因病而躺在床上。夏洛蒂朝房間四周打量一番，不禁雙眉緊鎖，心想這位藝術家的生活環境實在太糟糕了。

沒有徵求蕭伯納的同意，這位闊小姐自作主張地替他租了一所環境較好的房子，讓他好好地療養，自己則充當起護士的角色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慎重考慮，有一天蕭伯納終於對夏洛蒂說：

「你去買一個戒指，我們結婚吧。」

彼此都愛旅遊世界

蕭伯納夫婦非常喜歡旅行。一九三一年，七十五歲高齡的蕭伯納與妻子訪問了蘇聯。這年年底，他們又對南非進行了訪問。旅途是令人愉快的，唯一遺憾的是夏洛蒂在一次車禍中受了傷。一九三二年，蕭伯納夫婦乘「不列顛皇后號」郵輪，開始了他們的環遊世界的旅行。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由香港抵達上海。

三十年代初，蕭伯納任世界反帝大同盟主席，支持中國人民的反帝革命鬥爭，並對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譽主席、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東方美人宋慶齡女士非常敬仰。他到香港後，便想到上海會見宋慶齡，於是就把到達上海的時間電告宋慶齡。當「不列顛皇后號」抵達上海時，宋慶齡考慮到蕭伯納年高德劭，且又初次訪華，特予厚禮相待，親自偕盟會總幹事楊杏佛等人，由新關碼頭乘坐海關的鏡涵小火輪赴吳淞口迎接。清晨

六時許，蕭伯納偕夫人到達吳淞口，宋慶齡登輪拜訪，並共進早餐。蕭伯納表示，過滬本無意登岸，僅想一晤孫夫人宋慶齡女士。

在「皇后號」輪餐室裏，宋慶齡與蕭伯納作了長時間的親切友好的交談，着重討論了有關中國抗日與民主的問題。兩人談話的重要部分摘錄如下：

蕭：請問中國對日本的侵略有什麼準備？

宋：可以說沒有多少準備。北方的軍隊僅有陳舊的武器，南京政府把最好的軍隊和最好的武器，用來進攻紅軍，却不用來抵抗日本。

蕭：南京政府與紅軍能不能成立一個聯合陣線來抵抗日本侵略呢？

宋：應該能够。前年十二月中國中部蘇維埃政府曾發表宣言，宣告假使南京政府停止進攻蘇維埃，他們願意與任何軍隊締結攻守同盟，抵抗日本的侵略。

蕭：這倒是一個很公平的提議。

宋：這個提議並未被接受，南京政府仍舊繼續向蘇維埃進攻。

蕭：「滿洲國」是怎樣一個政府？溥儀是怎樣一個人？我只有從他的老師莊士敦那裏聽到一點。

宋：溥儀是日本的傀儡，他也許覺得做一個傀儡總不是件令人十分愉快的事，曾經想逃走，所謂「滿洲國」，不過是日本政府的傀儡政府。

蕭……：請告訴我，孫夫人，你在國民黨裏的地位如何？

宋：我一點沒有關係。自一九二七年革命的

統一戰線在漢口破裂以後，我就脫離國民黨出國。嗣後我與他們一點沒有關係……

孫府宴上很少發言

當蕭伯納與宋慶齡在郵輪上進行暢談時，新關碼頭上已聚集了眾多的歡迎者。據當時申報報導：「有中國電影文化會代表、上海劇團聯合會代表洪深、戲劇協會代表應雲衛、上海各學生劇社援助義軍游藝大會代表團，以及崇拜蕭氏之青年男女四百餘人，各執歡迎旗幟，高舉歡迎蕭氏標語，引頸盼望一睹蕭氏之手采。民權保障同盟會林語堂、邵洵美、中外新聞記者二十餘人，亦鶯候蕭氏蒞臨訪問。自晨六時逾午十二時許，與采並不稍衰，熱鬧情形，為歷來少見。」

蕭伯納因夫人有病，本擬不登岸，在孫夫人宋慶齡之堅請下，遊興復濃，但為避免在公共場所出頭露面，沒有去新關碼頭，而是由宋慶齡陪同改在楊樹浦碼頭悄然登陸。

登岸後，先赴外白渡橋理查飯店，與同時來滬各遊歷團團員相見，稍作寒暄，即赴亞爾培路訪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。中午，宋慶齡在莫利愛路寓所宴請第一次來華的蕭伯納。因蕭伯納是一個素食主義者，所以準備的大都是新鮮的蔬菜，而且也都簡單。蕭伯納坐在圓桌的上首，雪白的鬚髮、健康的血、和氣的面貌。他一面學着使用筷子，一面幽默地說：「朋友最好，可以永遠的往還，父母和兄弟不是自己自由選擇的，所以非離開不可。」應邀來同席作陪的有蔡元培、楊杏佛、林語堂、史沫特萊和伊羅蘭等人，魯迅

是後趕來的。飯後，賓主一起合影留念。後來宋慶齡回憶這次會見時的情景時說：「英國文豪蕭伯納，有一次來我家午餐時，同盟的幾位會員都在座。他早已受到英國政府的警告，因而他在我處很少發言。」

宴後，蕭伯納由蔡元培、楊杏佛、魯迅、林語堂陪同，赴設在世界學院的筆會，與五十多位作家、藝術家會見。座中有梅蘭芳、葉恭綽、張歆海及其夫人、邵洵美、唐瑛女士等，由張歆海一一介紹。當介紹梅蘭芳時，蕭伯納與之立談頗久，由張歆海翻譯。蕭伯納說，英國戲劇演出時無鑼鼓等聲音，蓋演劇時一有雜聲，即損害觀眾注意力，而中國演劇時，頗覺過鬧。梅蘭芳答道，中國戲劇有兩種，如崑劇即為不鬧之一。葉恭綽接着說，梅君之演戲，並無鬧聲，有之亦為音樂之相助而已。梅蘭芳繼即致羨慕之詞，並言余舞台生活已有三十年，平素知愛爾蘭人富於忠實友誼，此次甚願與蕭氏認識，作一朋友。蕭伯納聞梅蘭芳已有三十年之舞台生活，而注視其面容說，君誠有駐顏術哉。

隨後，蕭伯納向大家致詞，大意如下：此刻演說實不必要，因在座諸君均為著作家，我誠為班門弄斧。普通人均視作家為神祕偉大之人物，今諸君皆盡知內容，多言何益。況作家實亦勞工，不過其工資較之勞工更少耳。此時林語堂向蕭伯納說，先生自己未必盡然（蓋蕭氏所著各書，在英國版稅所抽獨重）。蕭伯納答以我之作品，非均有收入者（按蕭氏凡關於社會問題之小冊子或演說等，例不收費），且我之戲劇賺錢，皆為

演戲者所贈我，在座梅君，可證明此言不虛也。繼而，蕭伯納又說，我在此正如一動物園中之陳列品，諸君已看過，我亦不必多言矣。

演講完畢，葉恭綽問蕭氏不吃肉之原因。蕭伯納答道，余所需要，並無原因，余不喜吃肉，即不吃肉。隨後筆會將北平東安市場泥製之戲裝鬼臉，裝一錦盒，連同古繡衣一件，相贈蕭伯納。蕭伯納看了之後，感嘆地說，戲中有戰士、老生、小生、花旦、惡魔之不同，均能以面貌上鑒別之，惟吾人面目，大都相同，而內性則未必相似也。語意幽默，耐人尋味。下午三時，蕭伯納離開世界學院的筆社返回莫利愛路孫宅，並在孫宅園內接見中外各報社記者。等候的記者約有四五十人，但放進去的只有一半。

英國無人認識中國

有記者問蕭氏此行對中國的印象，蕭伯納聳肩笑答，這個問題實非一兩句話所能盡述，如同一著作家寫遊記二十多卷的巨著，非一時之能匆勿作完者然。余今年七十有七，當余行抵世界各地，凡遇新聞記者時，必以此語相問，無論在寒帶熱帶，其實世界之印象，總是如此。且余抵中國時間短暫，故目下無整個印象。

問及中國文化時蕭伯納答，中國與東方苦無文化之可言。蓋文化一義，如照科學解釋，即為凡一切人類行為之可以增進人類幸福者，尤其對於大自然之控制，在中國除田鄉間尚可尋求少許文化外，此外殊無文化可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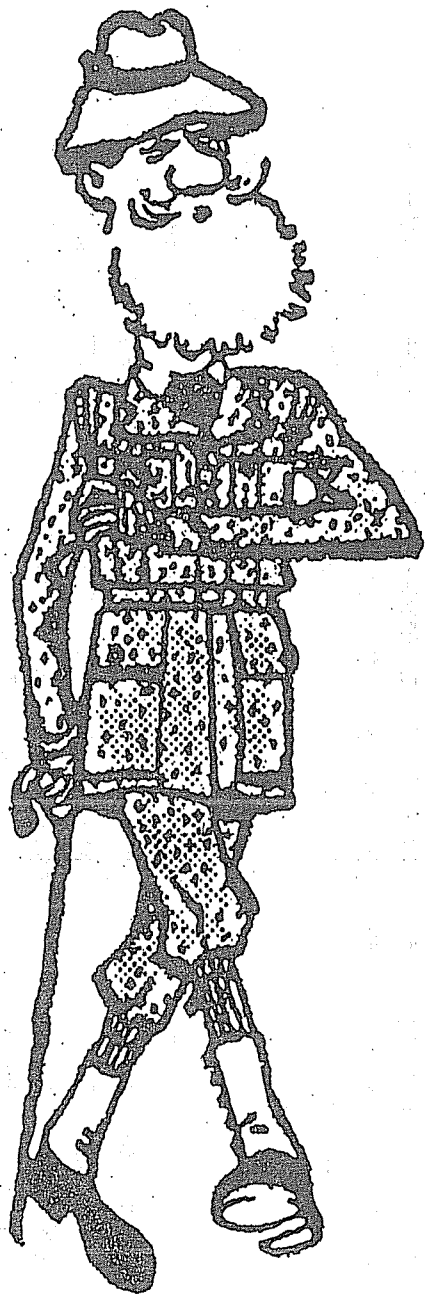
在談到中國有關問題時，蕭伯納說，被壓迫

民族應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，中國也應這樣。中國的民衆應自己組織起來，並且，他們所要挑選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或封建王公。他認為，社會主義早晚必得普遍實行於世界各國，雖革命之手段和步驟，各個國家其所樂取之形式，容或不同，但殊途同歸，至最後之終點，必仍趨於一途。最後，當記者又詢以英國對華政策如何，蕭伯納微笑答稱，英國人士可謂無一人認識中國，故根本談不到政策。

談話共進行四十五分鐘左右。林語堂和洪深担任臨時翻譯。下午四時許，宋慶齡與楊杏佛陪同蕭伯納到碼頭乘輪渡到吳淞口。蕭伯納登上「不列顛皇后號」於當晚十一時離開上海北上赴秦皇島，去北平訪問。

北平文化界對蕭伯納來訪一事，持冷淡態度，與上海截然不同。其原因何在？據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申報消息，由於蕭伯納在上海說了「在中國及東方，苦無文化之可言」，真使得中國人有些哭笑不得，所以北平的學術界已決定蕭氏到北平時，不再專誠地去車站受他奚落，還是讓他自己隨便的遊玩去吧，料想這位以幽默見長的蕭翁或者也不會介意吧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



①蕭伯納八十歲時自畫像。

②一九三三年二月蕭伯納（右）與魯迅（左）在上海孫中山故居合影。